

燃 烧 的 圣 火

奚 立 华

燃 烧 的 圣 火

奚 立 华

孙 愚 插图

朱铭善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R10024·3649 定价: 0.45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圣母赐给的名字	1
第 二 章	总主教的祝福	14
第 三 章	小罪人的祈祷	25
第 四 章	“魔鬼”的传单	35
第 五 章	蒙住眼的小毛驴	48
第 六 章	苦腊梅	59
第 七 章	不要离开我	71
第 八 章	只救灵魂	88
第 九 章	黑房间	99
第 十 章	神秘的客人	109
第十一章	“应变”计划	119
第十二章	孤女的命运	132
第十三章	莱克认识它的主人	144
第十四章	圣体盒的秘密	158
第十五章	福音	172

第十六章	圣火在心头燃烧	185
第十七章	黎明前的搏斗	198
第十八章	投入亲人的怀抱	210
第十九章	展翅飞翔吧，伙伴们	227

第一章 圣母赐给的名字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耶稣圣心占礼日那天，圣母孤儿院又添了一个新孤儿。他是由一个穿黑衣的警察送来的，更确切点说，是押来的。正因为这样，在进门的时候，他被警察用力一推，差点没摔倒在地上。

一会儿，门房老头叫来了理家姆姆^①。她是一个矮小的西班牙女人，三十多岁，孤儿们管她叫“培姐姐”。此刻，警察一见这位头戴白色修女帽，身穿黑色修女服的外国女人，马上立正行了个礼。随后，他用手扶正了大沿帽，罗罗嗦嗦叙述起送这孩子进院的原因来。修女愁眉苦脸，十分不耐烦地听他讲着；最后，她被一阵阵酒气熏得透不过气，没等他说完，就转身走开了。

这时，猛然听得背后“哗啦”一声，新来的男孩好象才清醒过来，连忙回转头，见铁栅栏大门已经

① 姆姆即修女，理家姆姆即专管教堂事务的修女。

关闭了。穿黑衣的警察象只烧焦了的大虾子，弓着背慢慢走去。他又回过头看修女，见她圆睁着两眼正盯住自己，便茫然地低下了头。

“我可怜的孩子，跟我来吧！”培姐姐向男孩招着手，说。

新来的男孩没挪动脚步，也没抬头。恰好，这时有两个孤女走过来，培姐姐便转向她俩吩咐道：

“艾马利、纪亚纳，你们快去参观室①瞧瞧，怎么将‘把鲜花献给圣母’的照片挂在旁边了？应当挂在中间才对哩！”

两个孤女朝这边看看，应了一声，赶紧往门房旁边的参观室走去。

“哦，瞧你这模样，准是在街上偷东



西被抓来的。”培姐姐轻蔑地说了一句，眼光重又盯在这个新来的孩子身上。

男孩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脸上火辣辣的，紧抿着嘴唇，一声也不吭。只有从他的赤脚散开的脚趾丫深深地陷入泥土里，才能看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忍耐着满腔的愤怒。他穿着一身显然很不合身的黑色女式大襟褂，下摆一直拖到膝盖下面，几乎跟短裤头差不多长。他不光感到外国女人的眼光和话语刺人，还看出在近处或远处，有许多奇异的眼光落在自己身上。他越发感到懊丧和难受，于是脸孔发烧，心里跳得厉害。

培姐姐又问了一句什么，他仍然没有答话。她走近几步，伸手托起他那低垂的头部，顿时，一张异常可爱而稚气的脸孔展现在她眼前：乌黑的头发下，闪现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高鼻梁，嘴唇微微撅起，只是脸庞上不知从哪里沾了些污垢。

“不爱说话吗？圣母是不喜欢的。”不知什么原因，培姐姐说话温和多了。她象平常一样，给他办了入院手续，简要地告诉了他“院规”，并要他在“契约”上捺了手印。然后她领着他，踏上一条两旁栽

① 参观室里展出一些骗人的照片，往往使外面人误认孤儿院是仁慈和幸福的场所。

有冬青的水泥路，往里边走去。

男孩走了几步，停下来，不禁被这里幽雅美丽的景致吸引住了。冬青树被剪得见棱见角，整整齐齐，象一刀切过似的。白色的或紫色的玉兰花正绽开着秀丽花朵，散发出沁人肺腑的幽香。庭院里栽着铁树、棕榈树；而更多的，是散布在空地上的枝干粗大、高耸的桦树、樟树、法国梧桐以及漫生其间的许多不知名的花草。

再往前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横在这男孩面前。他仰面望去，一个大十字架被置放在这座楼房中央的最高一层上，灰色砖墙，红色砖柱，配合适宜，壮丽肃穆。在门楼正面的中央，矗立着一尊汉白玉童贞圣母石像。她似乎伸出双手，欲向男孩走下来。猛然间，他害怕地倒退着，浑身战栗，并转身欲往回跑。

刹时，“当当……”的早祷钟声响了；钟声拖着尾音，震荡着整个圣母孤儿院的上空。

男孩被这悠扬的钟声吸引住了，但不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他睁大了眼，好奇地四处追寻。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已跟外边那个世界隔绝开来。这钟声替代了喧嚣的人声和车声，把他带进了一个一切都非常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

他正在出神的当儿，一个瘦高个、凹眼睛、鹰勾鼻的外国女人，来到这男孩面前。她在打量着他，就跟打量着每次新来的孩子一样。她幻想自己的牺牲能在这些天真无邪的心灵上产生令人安慰的效果。眼前，看着这个男孩，她不免想起因着教会本身的灿烂光辉，因着主在心灵深处的召唤，深切体验到每一次小羔羊走到自己面前的激动心情。这如同每一次给一个十二岁儿童付洗、送初次圣体一样，使她心灵上感到无限的安慰和想象不到的愉快。

“快来，见一见贾慈心院长姆姆。”培姐姐几乎是硬拉住新来的男孩的臂膀，将他送到这个瘦高个子的外国女人面前去。

“不，等一等！”贾慈心摆了摆手，此刻，她心里燃烧着救灵圣火。因为，她又想起初次来到这里的情景。呵，那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圣母赎拐占礼日，她同另外五个来自西班牙柏里兹地方仁慈院赎拐会修女一道，由法国马赛搭乘一艘邮船启程来华。那时，她们站立在甲板上，饱受着海风的吹拂，好象已经看见华南天空密布着乌云^①。她们还在途中，当时的胡主教已经为她们筹划建造了

^① 指北伐战争。

一座适宜的住处；它就在圣若瑟总堂附近，一条窄街的那一边，仅仅在短暂的几个月期限内，便盖起了一座修女院和小学校。十一月五日下午九时，当她来到这个圣母花园时，胡主教和传教士们是多么亲热地欢迎呵！她回想着这一切，心情很愉快。然后，她俯下身温和地向男孩问道：

“我可爱的孩子，你几岁啦？”

“十三岁。”

“叫什么名字？”

“荒子。”

“你有父母亲人吗？”

荒子盯住贾慈心脸上看了一眼，默默地摇了摇头。

“很好，我很满意。你是第一个能够这样清楚地回答我问话的好孩子。求圣母玛利亚慈怜你！”

院长姆姆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圣号，干瘪的脸颊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并伸手抚弄着男孩柔软乌黑的头发。是呵，她从不放过一切碰面或讲话的机会表现自己。每当这种时刻，她总是用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话语，庄重的举止，打动对方的内心，造成一种崇敬她的气氛。

贾慈心和培姐姐用西班牙语交谈了几句，就回

转身来，用不容违抗的口吻说道：

“我的孩子，我为你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愿她赐给你她所喜爱的名字——安拉丁！”

荒子一点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此后，培姐姐和其他修女们便都叫他“安拉丁”了)。在离开时，院长姆姆特别叮嘱他：

“安拉丁，要切切注意院规，要听话，不许吵闹，不许乱跑……”

荒子已经记不清培姐姐讲的那些“院规”了。他想，管它什么规不规，好，就待在这里；不好嘛，就跑走。但，他实在不明白，修女们为什么要给自己起这么个怪名字？什么“硬拉丁”呵！他打心眼里不服。因为，“荒子”这乳名是父母起的，算是亲人在自己身上留下来的唯一纪念了。硬要这么改嘛，管它，反正自己是怎么也不会认定的。

走到圣母大楼尽头，他们来到小圣堂门口。荒子立刻被门楼上“天主堂”三个金字吸引住了。他虽说不识字，但早听大人们讲过教堂的事，只是亲眼看见还是头一遭。尤其看见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正在忙忙碌碌地打扫着，还见几个小女孩手里捧着鲜花，往里边走，他感到新鲜、好奇。他正想走过去看个仔细，却被培姐姐止住了。

“安拉丁，不要乱跑，在这里等着。我去叫一个人，马上就回来，懂吗？”

荒子胡乱地点了点头，培姐姐便转身朝圣母大楼旁边的一幢小洋房走去。

近处，一个白脸皮的大个子孤儿在擦洗门窗。瞧那玻璃，都是些红的、绿的或黄的，色彩鲜艳，嵌在方格形和半圆形的乌木窗框内，把红柱灰墙的大楼映衬得更美了。

看着这一切，荒子想起了小九华庙^①；瞧，这地方分明比那里还要好看哩！他想，里面一定有镀金的佛像，便不知不觉地信步走过去。刚走到近旁，“啪”地一声，一块湿抹布落在他的头顶上。

“喂，新来的，快给我把抹布搓洗一下！”

荒子迅速地从额上取下抹布，看见大个子正一本正经地朝自己摆着手，吩咐着。他气得将抹布摔到地上，顺手又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向白脸皮的家伙扔过去。大个子头一偏，“叭嗒”一声，那石子正好打在一块彩色玻璃的边沿上。

大个子伸了伸舌头，用手不放心地摸摸被击中的玻璃，睁大了眼朝这个新来的说：

^① 这城内中心地区有座美丽山峦，山上有座古庙，据迷信传说，地藏王在九华山成佛前，曾在这里居住过，因此得名“小九华”。

“哎呀，你是吃了豹子胆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紫石英的，全是外国货！砸坏了一块，你拿脑袋来也赔不起。”

荒子瞅了他一眼，不去理睬他，大哈哈地走进了小圣堂。里面果然比画龙雕凤的小九华庙还要引人注目。四壁上隔不多远就有一只银色蜡台，插着一支支白蜡；红的地毯，一直从底下铺到祭台和唱诗台上；更奇妙的是，一个个用象牙雕出的圣像，陈列在紫檀木架上或壁龛里。这些圣像，在蜡烛光下显出身上缠着的铁链，血肉模糊的创伤，还淌着血，又都用黄金钉钉在十字架上……

看着看着，他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在钳夹自己，征服自己，使眼前这一切都十分神奇而又不可理解。他甚至有点惧怕地往后退缩着，不想再走下去。正在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孤女走到他跟前，用温和的声调问道：

“你就是新来的——安拉丁吗？”

荒子扭过头，看了看，认出她就是在门房旁边被培姐姐叫住的两个女孩中的一个，便反问道：

“你是谁呀？”

“修女们叫我艾马利，同伴们都叫我巧姐。小弟弟，你以后就叫我巧姐好了。”说着，她拉住他的

手，“快跟我走吧，培姐姐正在找你哪！往后可要记住，这里是不许乱跑的。”

“这是什么地方呵？怎么不准来？”他边走边问。

出了门，巧姐才指着门楼耐心地解释道：

“你瞧，那上面不是有‘天主堂’三个金字吗，修女们说，这里是天主的宫殿，当然不许乱跑喽！”

他还想问什么，但被她拉住往前走去。他们绕过小圣堂，来到圣母大楼背后，又经过葡萄园和一排平瓦房，进入了圣母大楼最底一层——地下室。他被分配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内。房内放着四张铁质双层床，她叫他睡在一张临窗的上铺上。

巧姐向外面张望了一下，没见培姐姐的身影，就关切地对荒子说：

“被褥我已替你铺好了。晚上你睡在上面，翻身时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摔下来。”

巧姐一边向新来的小同伴细心交待着，一边拿起扫把，将房间里清扫了一遍。荒子见她待人这般好，这般和气，心里舒坦多了。这时，他才仔细地扭头看了看这间屋子，里面除了四张床和两只洗脸、洗脚用的木盆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了。只是在另一边屋角处，下铺上坐着一个瞎子孤儿，那张床上还躺着一个生病的同伴。他正想问问巧姐房内住几

个人，一阵痛苦的叫喊声使他怔住了。

“哎哟，哎哟，痛死我啦！……”

巧姐闻声跑过去。她俯下身子，伸出双手，将惨叫的同伴的手紧紧捏住，注视了半晌，贴着他的脸关切地问道：

“可怜的方济各，你痛得利害吧？”

“火——，火在烧我哟！”方济各颤抖地说着，由于疼痛难忍，他的头向两边剧烈地摆动着，额上渗出大滴大滴的汗珠。

坐在他身边的瞎子孤儿叫蒋保禄。他为同伴难过地流着泪，不知怎么是好。

荒子楞了一下，也走近床边。他盯住方济各脸上细细看着，见他瘦得脱形的面孔和脖颈上，由于喊叫爆突起一道道青筋。不一会，他声音沙哑了，不知是无力还是昏迷过去，再也叫不出声来。他的头歪向一边，两眼紧紧地闭着。

“他病得这样，为什么不给看看？”荒子同情地问。

“不。小弟弟，你是怎么也猜不到的。”巧姐慢慢地转过身，摇摇头说，“他的左腿——被锯掉了！”

“哎呀！”荒子吃惊地叫了起来，“怎么会——锯掉腿呵！？”

巧姐将方济各的双手放平，被子盖好，半晌才沉痛地说：

“他害了年疮腿，小腿上都变成紫黑色。三天前，天主堂施诊所的何相公^①来看了看，昨天把他的左小腿给锯掉了。”

荒子想起自己在讨饭、流浪时，常常见到年纪大的叫花子终年害年疮腿，淌脓淌血，此刻，他却十分不明白地问道：

“他这么小小年纪，怎么也害起年疮腿呀？”

“说起来，话可长啦。”巧姐叹了一口气，“三年前，大热天，他被圣狗咬了一口，就咬在左腿的小腿肚上。修女们一直不给他医治，还责怪他惹怒了圣狗！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从夏到冬，从冬到夏，一直没好过，一年到头都烂着，淌黄水。他住在这又湿又腌臢的地方，怎么能好起来呵。唉——，他跟我们一样，怕是命中注定要受这份苦哇！”

说着，她和瞎子孤儿蒋保禄一起，为自己同伴不幸的遭遇，难过地哭出了声。突然，培姐姐在外边喊艾马利，她住了哭赶紧应一声，并站起来用衣角拭去泪水，出去了。

荒子目送着巧姐仓促离去的背影，然后，又扭过

^① 相公即修士(男性)的别名，是较早的俗称。

头盯住方济各看了一阵子，再看看瞎孤儿脸上那凹眼窝里的泪珠，顿时心情沉重起来。他感到浑身无比的乏力和难受，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便登上床铺，一言不发地躺下去。

他睁大了双眼，开始回想着：这是什么地方呵？自己又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是啊，他记得昨天自己还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流浪，乞讨，怎么一下子落到穿黑衣的警察手里？是不是当他伸手向一个当官的行乞时，被误认是小偷？那当官的为什么惊叫一声，又为什么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呵？……他什么也记不清了，正如培姐姐猜想的那样，他是被当成小偷抓起来的。……

那么，在这之前，自己在干什么呢？是在浴室里捡靛子。那又怎么离开了呢？哦，对咯，他打碎了老板一只茶壶，吵了一架，就这样白白地被撵出来，流落在街头了。……

更远些呢？唔，真的记不清爽了。父母什么模样呵？还有没有亲人呵？……

他的眼睛被晶莹的泪珠沾模糊了，也就这样模糊地睡去了。

不久，他觉得自己摔入深渊里，一只腿也断掉了……